

台灣女工在沖繩島的足跡

中國時報 2010.02.08

邱淑雯 (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教授)

台灣，曾經是一個送出短期季節性女性移工的地方，時空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後期至一九七〇年代末年的沖繩本島、八重山諸島、南北大東島等地的鳳梨工廠、甘蔗園以及製糖廠。台灣女工之所以出現在沖繩諸島的原因，從送出國與接受國雙方的推拉因素來看，主要仍集中在薪資差距與農業勞動人口供需失衡這兩點上，簡言之，呈現出日本本島→沖繩本島→沖繩離島→台灣四地不同的薪資高低位階。

那麼，當時的台灣女工到底如何被沖繩人再現與被看待呢？

沖繩作家也是一九九七年日本芥川文學獎得主目取真俊的作品《魚群記》，正是一本赤裸裸描繪鳳梨工廠台灣女工與沖繩男性互動的小說，這些女工被沖繩人蔑稱做「台灣女」(いなぐ)，許多沖繩男性仍擺出殖民時代對台灣人的歧視，在女子宿舍外窺伺、徘徊與勾搭，作品突顯了沖繩人對台灣人的鄙夷，以及台沖雙方不平等的對待關係。

再以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前合法引進台灣女工這段期間地方報『八重山每日新聞』的報導為例，其內容強調的不外是，作物採收時女工極度缺乏，鳳梨果肉腐敗發臭，台灣女工的到來如何讓果農、鳳梨業者及當地人大大鬆了口氣；或是基於《食品衛生法》的例行檢查裡，鳳梨工廠八十八%的台灣女工之糞便含有寄生蟲，幾乎都是不合格者。

本月初筆者從那霸飛到三六〇公里外海的離島—南大東島做調查，從許多和台灣女工有過接觸的當地人口中得知，台灣女工的身影絕不只是「女工」兩字而已。

除了異口同聲稱讚多數台灣女工砍蔗技術的精湛，從早到晚勤奮努力、任勞任怨的態度外，女工們也是店家歡迎的消費者，平常都會去買中將湯、養命酒、命の母、武田合利他命等保健食品；回國前更採購當時正夯的 SONY 收錄音機、佳麗寶的毛線、資生堂的化妝品、自動折傘、征露丸、曬乾的昆布魷魚等。還有，台灣女工空閒時會去海邊等地摘野草，拿來當食材炸天鰲婦或是曬乾做中藥材，島民認為她們此舉可能是為了節省，但對於女工具備野菜藥草的豐富知識，還是嘖嘖稱奇！

另外，台灣女工也是不少當地男性愛慕垂涎的性對象，特別是未婚年輕又稚嫩的女工，和雇主或其他男性發展出不尋常關係者時有所聞，有的還因懷孕，中途被遣送回國。當然，也有蔗農把台灣女工當成自己女兒或姐妹來看待，對不少尚在年幼或青春期的蔗農子弟來說，女工的存在，也成了他們成長記憶的重要部份。

重返四十年前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此一歷史時空，可以反思的是，台灣從二十年前開始，也已成爲外勞和外傭的接受國，女性移工在接受國的處境是否有何變化或改善，或許值得我們好好自省。

(作者爲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教授，現爲日本琉球大學國際沖繩研究所客員研究員)

(c) 1995 - 2010 China Times Inc.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勿任意轉載違者依法必究。

(本文已獲作者同意轉載)